

画与诗

吴冠中
燕子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画与诗 / 吴冠中绘; 燕子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80214-225-1

I. 画... II. ①吴...②燕... III. ①中国画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②诗歌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J222.7 ②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7646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发行部)

(010) 65228880 65244790 (总编室)

(010) 65244792 65126372 (编辑部)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123456@tjpress.com (出版社) 65228880@tjpress.com (投稿)

65133603@tjpress.com (购书) 65244790@tjpress.com (投诉)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中门辛装订厂

开 本: 210 × 260 毫米 1/16

印 张: 7

画: 47 幅

字 数: 71 千字

印 数: 3000 册

版 次: 2007 年 1 月 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14-225-1/J · 45

定 价: 180.00 元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目 录

吴冠中绘画作品

十字街头 /14
运河桥 /16
遗忘的雪 /18
草兮草兮 /20
腊梅 /22
浮游 /24
绿肥红瘦 /26
伴侣 /28
遗忘之河 /30
野藤明珠 /32
扎根南国 /34
窗里窗外 /36
苏醒 /38
补天 /40
鹦鹉前头 /42
墙上因缘 /44
暗物质 /46

松魂 /48
窗之眼 /50
双燕 /52
开屏 /54
漠 /56
风 /58
补网 /60
瓜藤 /62
墨韵 /64
帆与网 /66
高粱 /68
残荷新柳 /70
楚国兄妹 /72
荒草天涯 /74
纠葛 /76
花雨 /78
人之裸 /80
沧桑之变 /82
苗圃 /84

燕子诗歌作品

十字路口 /15
桥 /17
黑与白 /19
野草 /21
腊梅 /23
浮游 /25
箫语 /27
伴侣 /29
别 /31
野藤明珠 /33
不跪之躯 /35
门 /37
苏醒 /39
补天 /41
深夜的女人 /43
会 /45
裂变 /47
无言 /49
窗之眼 /51
双燕 /53
思念 /55
沙 /57
海风 /59

网 /61
苦恋 /63
墨醉 /65
帆 /67
高粱 /69
荷 /71
坟墓 /73
影无雕刻 /75
结 /77
花雨 /79
缤纷 /81
沧桑之变 /83
苗圃 /85

画与诗

诗画恩怨（代序） 吴冠中 /1
画炼诗 燕子 /3
吴冠中画语录 燕子摘编 /86
断桥 燕子 /102

彩无极——关于封底作品 燕子
彩无极 /封底 吴冠中

诗画恩怨（代序）

吴冠中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直线与弧曲线对照的形式美，抒写了寰宇浩渺的意境。这首王维的诗，可说是一个典型例子，令苏东坡意识到：读王维的诗，诗中有画；品王维的画，画中有诗。画与诗，同源于一个情字，造型或文字，都为了表露心头感受，所以王国维道：一切景语皆情语。

诗与画的因缘被苏东坡点破后，这一观点很快就普及开来，日渐泛滥成作画必题诗的风气，画中有诗变成画面题诗，画中却未必有诗了。诗书画三绝结合成一体的杰出综合艺术品当然会有，然而凤毛麟角。

西方的油画不题诗，画中无诗？诗情画意不取决于工具材料及创作方式。莱辛从诗歌拉奥孔和雕刻拉奥孔的比较中分析出：雕刻是空间面积的推敲，诗歌是时间韵律的探索。我觉得他说清了诗与画的本质，认识到区别，也就易懂得寻找其间通途。

诗与画进入抽象的范畴时，彼此更多相知相识的语言。苦吟诗人贾岛作品难产：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所以难产，极难寻找到诗境与抽象画面的交汇点，诗画之自然结合，其画象诗韵谐于意境美。“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是起舞之线与散落之点的对照。他的名句“推敲”更是童叟皆知。“鸟宿池边树”是在画面高处的一个收缩的点，“僧推月下门”，推门推出的弧线与宿鸟之点遥相呼应。换成“僧敲月下门”，敲有声，则有声相对于宿鸟之无声，是诗与音乐的对比了。推敲之间，实质是诗与绘画或诗与音乐的相异相生，相得益彰。

诗与画的邂逅，多半是在抽象之旅途。我画过一幅十字街头，花花绿绿十字街头如游子，该往何处去？这与走到十字路口感到茫然时虽画面大异，但其间境界是相仿的，这里诗的歧途和画的迷惘其实是同一首人生之曲。

我这一生画过各式各样的桥，也写过有关桥的散文，桥之于我，决不止于木、石结构的交通工具，人生何处不遇桥。诗人燕子也写了桥，意象相近，而她最后看到的最美丽的虹桥，却是断桥，于此，诗跨越了画中桥。

圣母因灵感而受孕，那是神话，艺术中确存在因灵感而怀孕的真实。似闪光，忽醒悟，一种异样的思绪突然从心底升腾，启示我新的美感，在我创作生涯中每每遇到怀孕的惊喜，我于是用绘画或文字捕获这转瞬即逝的感受，剪之裁之，孵化而成自己的作品。10年前，年轻的记者、编辑叶荷（燕子）执意采访我，也许我的画和文拍击了她的心灵，令她感悟到同样的震撼。我接受了她的采访，原来她是一位迷恋于写诗的无名诗人，对绘画，她表现出特有的敏感。她没学过画，但在她对画的感觉上证实了我的诗画同源的观点。她写过不少诗，发表的不多，我读后，感到有代沟，那些文字新潮也罢，酷也罢，我不动情，我说我喜欢读丰子恺的诗画，劝她走一步一个脚印的路。或许是她年岁的增长，抑或感到我的话实事求是，她的诗风明显在转变，许多诗显得亲近了人间，深刻而耐读。她更有许多诗从我的画面发展开去，是画的变种，说不清是画是诗。人渐熟，她大胆了。画，启发了她的诗情，她有些诗中发聩的灵性，令我发现新的画道。

平仄韵律之美多变，马蒂斯的画气韵生动流转；郎世宁在中国住了几十年，不识气韵为何物。我平生所见形象与语言韵律之美，最是周信芳秉烛夜读那封受贿黑信时，他那融诗、画、舞蹈不同形式的艺术语言于一炉的舞台创造，诚旷世杰作。

艺海无域，诗画邂逅，内涵与外延，两个方向的自由伸展；或携手共进，或逆向背道，似互不相涉，却性命攸关，狭路拯救。

画炼诗

燕子

诗画缘

1997年10月初，正是枫叶燃红时。我到吴冠中住所采访他，原以为他家豪华气派，却出乎意外地简朴。不算大的房间，水泥地面，极简单的陈设，一套深色皮沙发的边边角角擦着补丁。落座沙发上，打量他的家，我的目光不禁有些潮润。这样朴素的家居，与他如雷贯耳的名字太不般配了。这位在艺术市场独领风骚的艺术家，对生活做出这样的选择，震动了我。我崇敬这样的艺术家。

立即，我走进他的创作，我被一个巨大的磁场深深吸引，他思想的锐利和感觉的灵敏有如一把双刃剑，在风中行走，在泥雨里搏击，披星戴月，光与力终在画幅与方块字里破晓而出，他是一位创造历史的无畏“剑客”；一个艺术苦行僧形象，在我心目中唤起对帆的憧憬与歌唱。

吴冠中是从逆境跋涉出来的艺术家，这使我感到他和所有经受着苦痛、执著于艺术的晚辈很自然地心灵相通，甚至贴近。

不久，报社领导让我陪同一起去看望他，趁这个机会，我捧着一大纸袋我的业余创作诗稿交给他，请他多多指教，他对我说：“我一定认真看。”我非常感动。

不久，他给我提出了很具体的意见，需要修改的地方一一做了记号，然而，没有一句夸奖的话。当时我的情绪很低落，觉得写出好诗真是太难了。看破我的迷茫与自卑情绪，他对我说：诗歌是带刺的，要暗含着刺。接着，他对我讲锥子脱颖而出的道理。一下子，我领会到我的作品不足之处：散、直白、扎得不深。我要在精神深度的挖掘上

多下功夫。我暗暗庆幸找到了懂诗歌灵魂的老师，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眼里藏着感激的泪。

之后，每当写出新作品，我都想让老师看一看，评评分。由于不便常常打扰他，我就在电话里念给他听，他马上给我指出：缺乏生动的形象，概念化的语言不入诗。每次放下电话，我都感到诗路难走，却不甘心写不出好作品。老师的话针针见血，我边消化边思考边写作，诗意上有了明显的进步。慢慢地，我体会到诗歌的意境，越写越有自信。思想是艺术的风骨，形象是艺术的血肉。这不正是吴冠中的绘画艺术给我的启迪吗？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给画配诗，用诗歌与绘画对话的形式，在诗与画之间架起虹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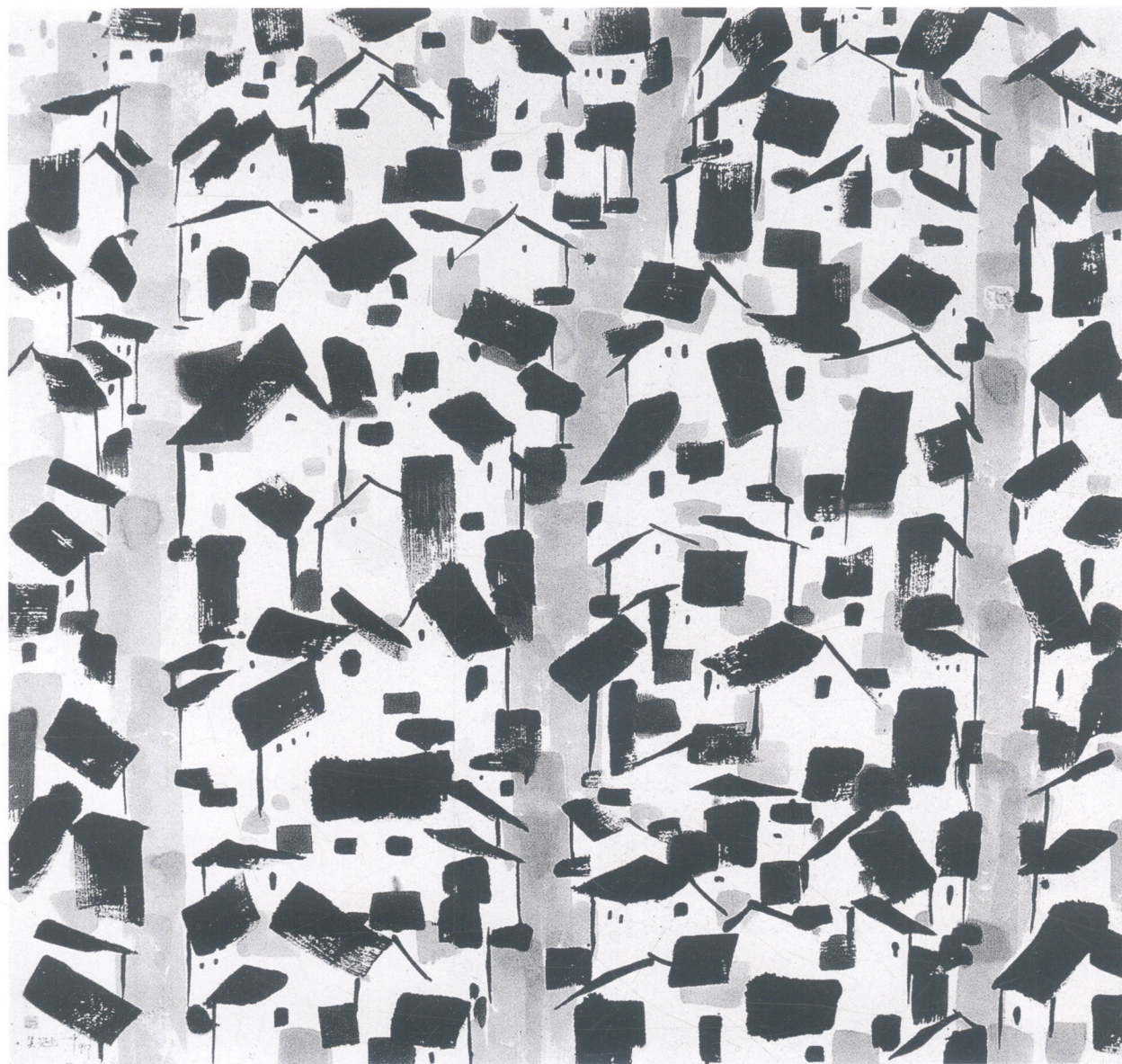
我写下《不跪之躯》《无言》，在电话里用激动的声音朗诵给老师听时，老师第一次说出：不错。启发诗灵感的正是老师的作品《扎根南国》中虬曲悲壮的榕树、不同画面中形态不一的白杨树、松树。我把这一灵感得来的秘密告诉了他，他给了我肯定和鼓励，并进一步启发我王维诗中有画的意境。

这样的创作过程既是艺术上的锻炼，又是精神上的交流。

一直写下来，我经常在电话里念诗给他听，在电话里老师毙掉了不少；有一次写成功，让老师叫好的；另有作品是被老师改动一两个字后，大功告成的。《深夜的女人》中一句：“深夜的女人被误解”，老师把“误解”改作“错解”，改得高明。《苦恋》这首诗其中一句是“一个不会唱歌的蝈蝈”，“不”字是老师加的，一字点拨，诗的魂灵变得美而深，发人深思，与画面的对话多了内涵。

有的作品被老师指出个别字词不到位后，我再三推敲、几次锤炼后，终修成正果。《裂变》中一句：崩解的一刹那无形，决绝的一瞬间无影。“无形”与“无影”都是反复思量琢磨而成，最初念给老师听的时候用的是“新生”与“轻松”，老师指出这两个词用得太一般，缺乏新的意境。改定后，老师称好，他说有大象无形之境。他只给我打了90分，他说艺术没有满分。

记得《补天》这首诗是我打印好，怀着得意的心情拿给老师看的。老师看完说：要去掉十几个字。原诗为：“女人的爱豪放 / 女人的爱勇敢 / 女人用爱创造天空 / 女人用爱创造大海…… / / 女人的爱寂寞 / 女人的爱孤独 / 女人把爱留在了天空 / 女人把爱留在了大海……”被老师删掉12个字以后改作：“女人豪放 / 女人勇敢 / 女人创造天空 / 女人创造大海…… / / 女人寂寞 / 女人孤独 / 女人把爱留在了天空 / 女人把爱留在了大海……”我当时并没有马上接受，皱着眉头不解。老



水乡行（墨彩）

200 × 226cm

吴冠中 1997 年作

师道：把重复的删掉，节奏多了起伏，感情的层次更分明。我推敲了一番，信服了。

老师改得准确。每每这时，我感慨不已。老师精敏的把握，让我庆幸；老师的谨严更使我受益匪浅。

我在创作过程中感受到，通过画面，我追逐老师思想精神上的激情，追逐艺术性格。老师画里的腊梅铁骨铮铮，花朵之柔与骨节之硬和谐一体；画里野草的锋芒在朔风中未见迟疑，细雨霏霏中也未见沉沦。老师边采矿边炼钢，我在老师采出的矿里冶炼诗的材质，其实也是钢。

读画

我爱诗、写诗，对含有诗歌灵魂的语言特别敏感。踏破铁鞋无觅处。不意，在吴冠中先生的绘画中，我发现了画面暗藏的无字诗，因而更想殷殷探究。读吴冠中先生的画与画外话，我寻找诗意、诗句的目光，凝神在《水乡行》和《围城》两幅墨彩画上。我悟出，这两幅画与我的诗歌审美价值观产生共鸣。如果说画是空间艺术、诗是时间艺术，在时空交错的宇宙，诗与画必定要发生碰撞，瞬间的碰撞却是永恒，这也正是艺术创作的本质。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对《水乡行》《围城》画中诗的认识就不吐不快了。

水乡行——画中诗。

正正方方，大大方方，稳重而不保守，严肃而不紧绷，这是画的框架，这是诗的傲骨。中国诗、外国诗、古典诗、现代诗，无论怎样发展变化，诗的傲骨从未折断。“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千古流芳，是每一位行吟诗人的精神气质。我喜爱正与方，喜爱正与方内发生的悲喜剧。

跟随画家水乡行。能够重返熟悉的家乡吗？能够进入陌生的宅院吗？有三条大路——水路？有数不尽的隐秘小路——土路？大路朝天，小路盘地；大路好走，小路难行。小路在哪里，人在哪里，皆被黑顶白房遮挡。每一扇宅门都好像敞开着，又好像已经关闭。无论敲开哪一扇门窗，都会听到小桥流水的乡音，天涯沦落人的沧桑话语。白房，黑顶，是方块字，母语。画家吴冠中赢得了掌声，他道出老乡、同胞对生活的认识，生命的理解，对美大胆追求。

画中有诗，画里住着诗人李白、杜甫、李煜、李清照。

吴冠中先生独具慧眼，在寻常的江南发现造型美之境。一脉相承，诗中有境，诗文有了生命。

诗与画是通向精神境界的艺术。精神境界不是虚空的概念，饱含实实在在的内涵。有如居里夫人在几十吨矿渣中萃取发光的物质“镭”。

水乡之行并未压抑着情感，生命主体是欢快的，这欢快并非浅显的笑脸，而是字正腔圆、发自肺腑的诗词曲弹唱。三条细瘦的水路三根弦，嘈嘈切切错杂弹，绘画与诗歌之相印，耐人寻味。

围城——意韵情绪。

围城里充满困惑的情绪、情缘。欲挣脱却又甘于寂寞，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把自己关在房内，囚禁自己，坐穿内心的牢狱。清规戒律的冷漠，高墙的阻隔，毁灭又是再生。窗户能够看到天空，光线照进来，无论阳光，月光，星光，光可以寄托情与梦，吐出胸中块垒。敢怒、敢言、敢爱、敢恨，美好的希望在围城之内，又难以实现，永无实现。白与黑的世界，白无处藏，黑也难逃脱，白脸黑脸，无论如何跳跃，仍在围城的脚下，只有互相依存，宽容。画的矛与盾攻诗的矛与盾。精神世界，残酷斗争，拯救自己，毁灭自己。

据说，已故文学艺术家汪曾琪言，乱写诗乱题字乱画画者应绳之以法。这话我非常愿意相信，被庸俗刺瞎眼，震伤耳，就成了盲人、聋子、哑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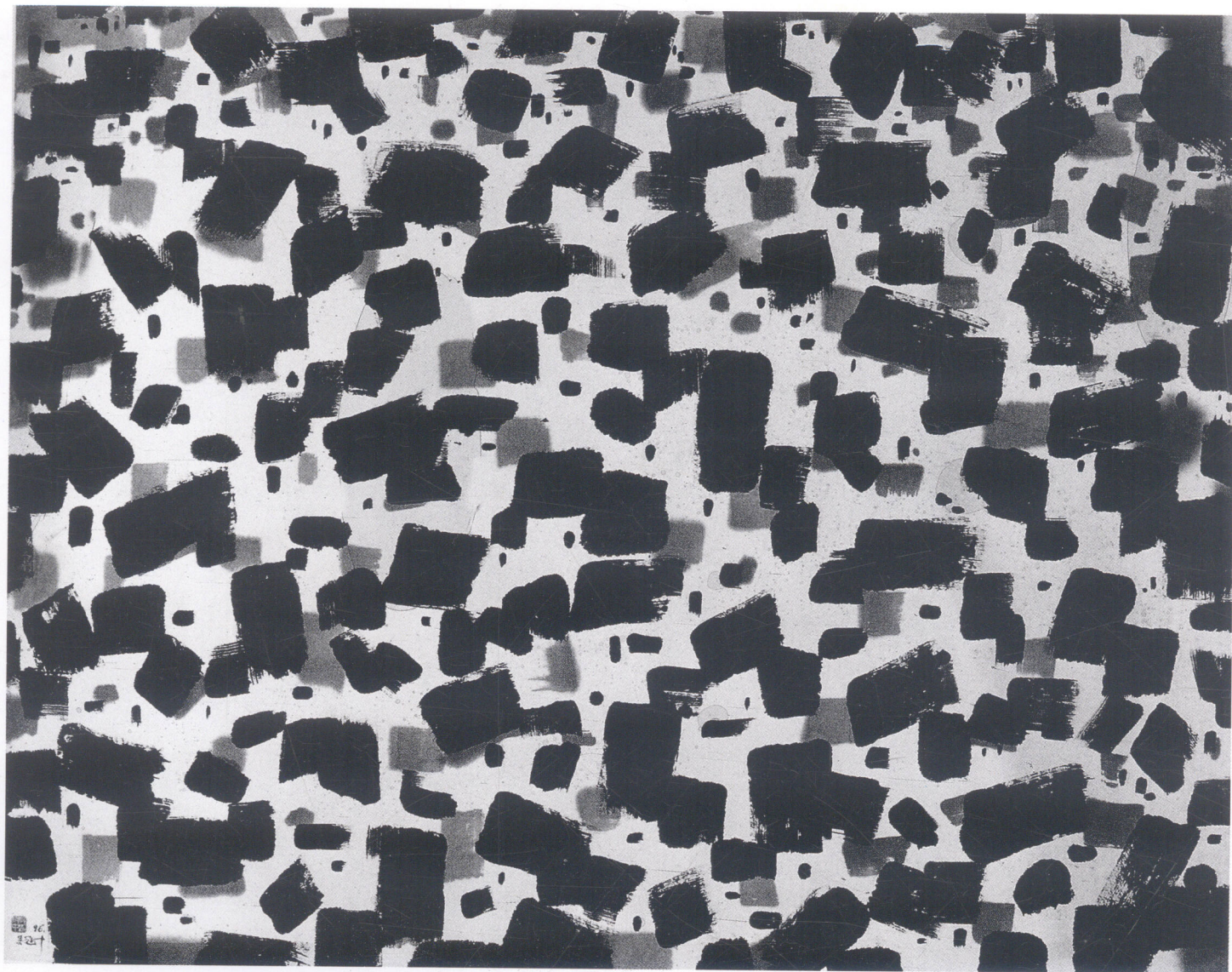
抛弃彩色，索性只用黑白灰来画，黑唱主角。黑是什么？吴冠中先生这样写道：乌黑，乌黑，黑得浓郁，黑得深沉，黑吞噬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它吞噬一切，不再吐出……一口巨大的黑漆棺材显现了悲剧形象艺术的顶峰。

画笔留下撼人力量。

“艺术家在变动不居的自然中抓住某一顷刻。尤其是画家，他只能从某一观点运用这一顷刻。他的作品却不是过眼烟云，一纵即逝，须耐人长久反复体味。所以把这一顷刻和抓住这一顷刻的观点选择得恰到好处，须大费心思。最合适的选择必能使想象最自由地运用。我们愈看，想象愈有启发；想象所启发的愈多，我们也愈信目前所看到的真实”。

这段话摘自朱光潜翻译的莱辛名著《拉奥孔》。莱辛提出某一顷刻的观点，强调某一顷刻的选择对作品的胜负起主宰作用。凭借某一顷刻艺术创作得以深入挖掘感知，通过某一顷刻的感知探索更深刻、丰富的未知；对某一顷刻有所感知即有所领悟有所揭示，超出经验的、概念的、已知的思想逻辑和表现技术。

某一顷刻的价值，具象或抽象地表现了出来。通过画面我看到美的韵律、节奏、意境。画家引发诗人的灵感，一



围城（墨彩）
140 × 180cm
吴冠中 1997 年作

画引来诗兴，诗画缘自古流传，今天与未来仍不会割断。

思想是从艺术家的文化修养、学术思考、情感体验、精神深度等多层面的积淀中搏击而出的；成功的画作撼动人心，历久弥新的力量源于崛起的思想。

画面诗意铿锵，触发飞扬的情绪。通过画作，诗歌寻找自身价值，立体的身影闪现出来。

眼睛教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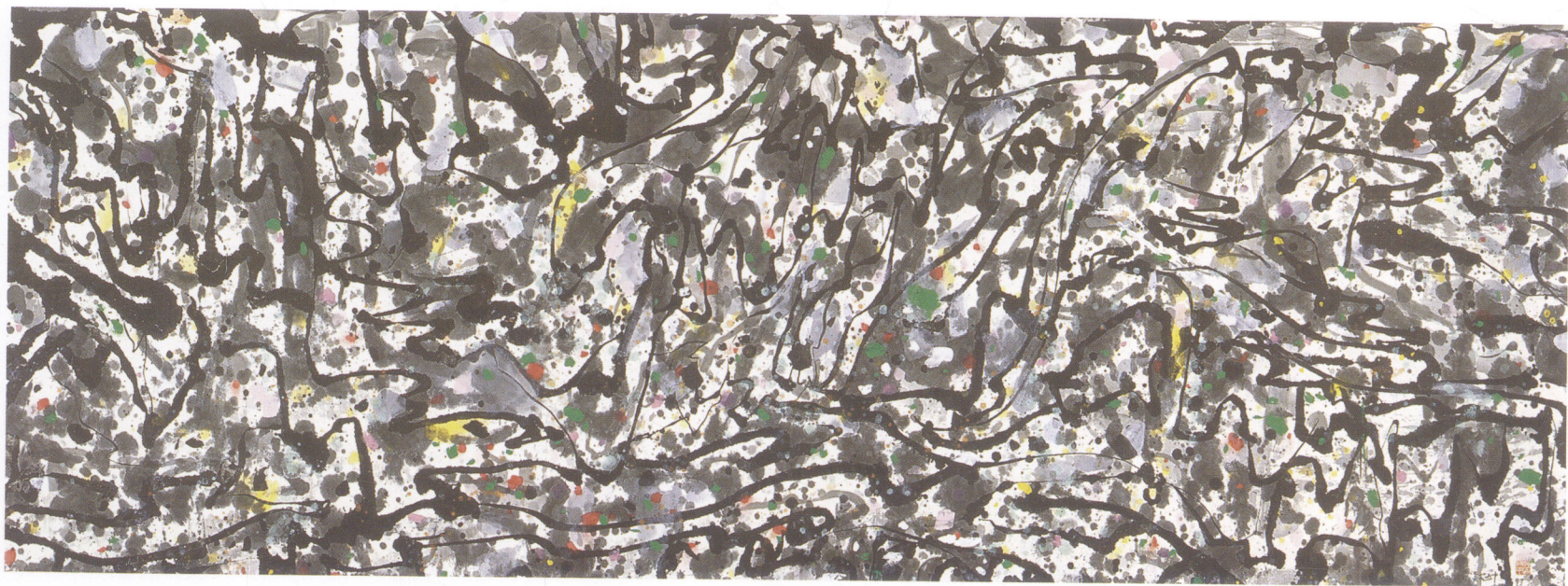
2002年“五一”节日，我去看望吴冠中老师。

老师正在准备下月开幕的“彩墨江山”画展的参展作品。他决定送展5幅作品，包括《窗里窗外》《故宅》《天问》《桃》《惑》。四幅画都包好备展了，只有《惑》还未准备好。我帮老师从三幅大画里取出《惑》这幅作品，挂上墙，画面完全是抽象的，由树与藤的枝节结解而生，黑色调为主，白色块和其他色块隐约奔突其间，点线面稠密交织，尺幅大约是110厘米×220厘米。取这幅画时，老师注意到另一幅同样题材的作品，尺幅约95厘米×260厘米。老师让我帮着将其打开挂上墙。一看，我叫了出来：太好了！画面激扬跌宕，变化多端，奇境顿开。我说展这幅吧，这幅好！老师让我说一说道理，我脱口而出：这幅奇！那幅平！老师马上评说：好眼力。他正是这么考虑，决定展我叫好的这幅了，题名《奔》，我当时欣喜若狂。老师也特别高兴，他说我的审美水平提高了，睁开了看画的眼睛。

我之所以有了较快的提高，是因为老师“眼睛教眼睛”的结果。

“眼睛教眼睛”，这是吴冠中教学生提高审美眼光的方法。他说，审美能力的提高和理论的关系不大，必须用眼睛去教和学；造型艺术没眼睛不行，都在眼睛里。不过眼睛也有灵和钝之别，他形容钝的好比“磨刀背”，怎么也磨不出来；美术学院毕业的学生，也不全有审美的眼睛，教不出来的也不少。因此他说，学造型艺术最重要的是有一双识美的宝眼。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得到吴冠中老师“眼睛教眼睛”的亲切指教。我虽很幸运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但机会也不是很多。因为喜爱老师的画，我几乎看了他的全部画册，把他的作品分类，作比较研究，“腔”都很清晰，眼力提高得特别快。我读了吴冠中老师的大部分艺术散文和随笔，对他的思想情意感铭至深。我是从吴冠中老师的画学起的，这样一个至高点，使我的眼睛吃到最精华的奶。逐渐地，我有了比较敏锐的辨识能力。



奔（墨彩）

95 × 260cm

吴冠中 1997 年作

“眼睛教眼睛”的另一条路，是看老师称赞的作品。看不到原作就看画册，仔细体会，久而久之看出了门道。记得2000年亨利·摩尔在京办雕塑展，吴冠中老师著文《摩尔在北海》，谈怎样欣赏亨利·摩尔的作品。我认真拜读了这篇文章，再去观看，就不会感觉平淡，对作品也有了较深的领会。有时，睁开欣赏绘画的眼睛就需要这么一点拨。过去我看过几次崔子范的画展，都没有产生共鸣。一次和老师提起，老师对崔子范的评价很高，说他的作品形式构成非常讲究，从齐白石画路上走出了更简约的风格。我脑海中立即出现崔子范的画，体会到了画面“简而狠”的味道，睁开审美之眼。

培养慧眼远远重于训练巧手。吴冠中老师启发学生打开美的思维，发掘美的潜能，赋美情思。他带领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到长城写生，发现在一个烽火台旁依偎着一棵松树，怎样在画面表现长城这一景致呢？他讲孟姜女哭长城的动人故事，他提示年轻的画家们在松与堡的构成中表达夫妻拥抱哭泣的悲壮情调。老师讲的故事和形象的比喻使学生情感涌动起来，画眼里情思潮润、波光涟涟。带领学生写生途中，他指点在洁白雪山前倒伏着的一棵将死的巨大乌黑老树，疑是别姬自刎的楚霸王。在苏州园林指导学生画太湖石时，他联系太湖石与亨利·摩尔的因缘，果然学生笔底的太湖石焕发生机，不是死石头。

吴冠中说：路遥知马力，一个力字，往往隐藏在文化底蕴中。老师给学生的不是干粮，而是猎枪！现成的干粮很快吃完，掌握猎枪自己去猎取食物，艺术的成长才得保障。有了眼睛的艺术感觉这把猎枪还不够，还需要有艺术的情感、心灵的素质等等猎枪，无论哪一把猎枪狩猎人都不可或缺。

吴冠中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蒋南翔任高教部长时在一次报告中说：给我足够的条件，我可以培养出50个杰出的科学家，但我不敢保证能培养出一个杰出的艺术家。

吴冠中指出：谁培养了鲁迅？半殖民地的祖国、苦难落后的人民、专制独裁的统治、东西方优秀思想文化，犀利的眼力、敏锐的感觉、超人的智慧……还有：硬骨头。

西方古代有一位国王说：“诗人像一匹马，不能不给它吃，不吃要饿死；又不能让它吃得太饱，吃得太饱它就跑不动了。”虽甘于苦难，但学艺者没有不想获得惊人成就的，学艺又无捷径可走。梵高、李贺等短命天才，毕竟只是凤毛麟角，艺术之成长大都依凭漫长岁月的艰难耕耘。



碾子（油画）

46 × 36cm

吴冠中 1980 年作

诗歌是苦果

“社会、时代并不需要也不培养诗人，诗人都是以极高的才华征服了社会、时代。”这是吴冠中语，他道出了天下诗人的命运。

诗歌与诗人皆苦果，尝不尽的苦涩。

诗人有着悲情的人生虚幻，意象中诗人是飞临悬崖的鹰，悲剧的象征。诗人打上鲜明的烙印。诗就是见证，被时代打入冷宫。诗人追逐思想浪潮、尖端，在文化前沿位置，是激扬的号角、辛辣的鞭笞。

我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神秘地背负一个使命意识。20世纪8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结缘于对诗美丽境界的喜爱。位卑未敢忘忧国，杜甫忧国忧民思想、李白浪漫主义情怀是我最初跳动的诗脉。

每一片树叶都有10个诗人歌唱的热闹中，我用青春的烈火执著于赞美理想。心灵未经暴风雨拍打，却渴望历尽风雨险阻摧折。

星移斗转，潮起潮落。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树叶没有变，诗人却纷纷改行了。坚守诗歌的诗人们感受到来自于社会环境、生存压力巨大的冲击。

诗人遇到前所未有的对创作题材、内容、语言、情感、思想、形式的困惑，站在古今中外交汇点上，时代新的时空坐标，却迷失了诗歌进一步前行的方向。诗人无奈地接受生存逆境。

诗歌的火焰永远不会熄灭，夹缝里自强不息地燃烧着。

哪里有尊严，哪里就是归宿。诗歌是诗人寻找到的最美丽的归宿，最温暖的坟墓。

风风雨雨，人生裂变。

在同一条时间的河流沉浮，站立。